

核阴云下的中东迷局

03 恩怨纠葛

【伊以】

一方提供石油资源 一方协助建情报网
情感与利益催生伊以“亲密关系”

有分析称，这次的以伊冲突，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军事冒险主义的选择，也是以伊双方引而不发、已经准备了46年的战争。

时间回到1948年，以色列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，在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声中，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。当时，伊朗是继土耳其之后，第二个承认以色列主权国家地位的穆斯林国家。

在本-古里安等以色列开国元勋看来，伊朗是以色列的一个“天然盟友”。因为它和土耳其一样，是众多敌视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“隔壁”的一个非阿拉伯国家。

共同的地缘利益，让新生的以色列与伊朗巴列维王朝在军事、农业领域深度合作。以色列协助伊朗建立情报网络，伊朗则为以色列提供石油资源。许多伊朗人访问以色列，有几代伊朗婴儿被称为以色列婴儿，因为伊朗母亲会去以色列进行生产、在以色列接受治疗。伊朗歌手会在以色列演唱，以色列歌手也会在伊朗演唱。

亲密关系背后，既有历史情感，也有现实利益。

公元前6世纪，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释放了被巴比伦奴役的犹太人，赞助他们重建圣殿；公元70年，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并摧毁第二圣殿，犹太人被迫分散至世界各地，其中不少就移居在伊朗。据《以色列时报》报道，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，约有10万犹太人生活在伊朗，即使在今天，伊朗境内仍有8000至15000名犹太人。

不仅如此，两国与西方世界关系也都源远深厚。

1921年，在英国支持下，巴列维王朝建立，并将国名“波斯”改成“伊朗”，意为“雅利安人的土地”。而雅利安人则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的总称。

随着伊朗石油源源不断地被探明，巴列维王朝也一直与西方保持着紧密的关系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1951年，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将英国人的石油公司全部收为国有，国王巴列维大权旁落。已从西方霸主宝座跌落的英国，不得不求美国出面帮忙。

1953年，美国中情局策划了政变，推翻了民选首相摩萨台。亲西方的巴列维重掌大权，石油再次流向西方，伊朗也与以色列一起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关键盟友。

此后将近三十年，特拉维夫和德黑兰间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。

伊朗和以色列停火后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6月26日首次发表电视讲话，祝贺伊朗“团结一致，取得了对以色列、美国的胜利”，称伊朗“狠狠地给了美国一记耳光”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伊以曾是共享情报的“天然盟友”，美国不仅向伊朗出售战机，更推动伊朗对核技术“产生兴趣”。46年间，美伊以的“同盟三角”如何一步步走向瓦解？伊核问题的始作俑者又到底是谁？

伊以曾是“天然盟友” 伊朗核计划在美国支持下启动 昔日“同盟三角”从“蜜月”到决裂



6月24日，在伊以停火协议生效后，一名女子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。
新华社 图

【美伊】

卖战机、助建核反应堆 美伊也曾“好过”

从伊斯兰革命开始，美国就一直与伊朗敌对，每次都找不同的借口：人权、民主、妇女权利、核项目、导弹制造等，但他们的本意只有一个——让伊朗投降。”哈梅内伊在电视讲话中着重分析了伊美对抗的原因。他说，伊朗人民必须明白，我们与美国的对抗，是因为美国要求伊朗投降这一巨大侮辱，而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。

2025年6月16日，以军的战报显示，有伊军F-14“雄猫”战斗机被摧毁。留存至今的“雄猫”战斗机，印证了半个世纪前伊朗和美国曾经的“蜜月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伊朗面临苏联米格-25侦察机的威胁，向美国寻求更先进的战斗机。1976年，美国交付首批当时最先进的战机F-14，伊朗成为除美国外唯一装备F-14的国家。

作为在中东的“同盟三角”，伊朗也曾经和以色列联合研制导弹。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今天让以色列和美国如芒刺在背的伊核问题，始作俑者也恰是他们。

阿克巴尔·埃特马，巴列维时期的“伊朗核计划之父”。1965年，他在瑞士完成反应堆物理学的学业，回到伊朗。当时，德黑兰大学正在美国的帮助下建造一座核反应堆，埃特马立刻得到重用。

在美国的推动下，伊朗对核技术产生了兴趣。1967年，美国向伊朗出售一座用于研究的核反应堆，安装在德黑兰核研究中心。

1973年的一天，巴列维国王召见埃特马，要求他制定一份启动核计划的总体规划。两周后，埃特马带来一份13页草案，伊朗核计划就这样启动了。巴列维王朝还将数十名学生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，他们大多成为伊核项目的中坚力量。

1977年，以色列与伊朗正式启动代号为“鲜花工程”的项目。这是两国间的多份石油换武器合同之一，旨在研发可能携带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。

【美伊以】

美欲扶植新利益代言人却失手
“同盟三角”瓦解

不过，“鲜花”很快就“凋谢”了，因为两年后，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。

巴列维的亲西方政策激怒了伊朗的保守派，愤怒的人们走上街头，逐渐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。1979年1月26日，在伊斯兰革命洪流中，巴列维被迫出走。流亡的霍梅尼被请回。

吊诡的是，此时推行所谓“人权外交”的美国卡特政府，也在巴列维王朝倒台中推了一把。卡特派出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到巴黎，多次秘密会见霍梅尼团队，并支持他迅速回伊朗掌权上台。

然而美国失手了。新政权一上台，便表现出明显的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立场：将美国称为“大撒旦”，并将以色列称为“小撒旦”，冷战期间的中美以同盟彻底瓦解。

1979年11月人质危机爆发，伊朗开始遭到美国制裁。卡特政府冻结伊朗在美国超过110亿美元的资产，成为伊朗海外资产被冻结的开端。

1980年，美伊两国断交。

而以色列，在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看来，不过是西方殖民者安插在中东的工具。

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认为，以色列不应当存在，并把消灭以色列作为一项基本国策；伊朗切断了与以色列的所有联系；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馆则被改建为巴勒斯坦大使馆。

数十年来，伊朗与以色列相互的敌意与日俱增。

事实上，作为非阿拉伯国家，伊朗将最牵动阿拉伯民族情绪的巴以问题，作为其融入伊斯兰世界、扩大影响力的抓手。

1993年，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《奥斯陆和平协议》，实现了历史性和解。但伊朗不接受《奥斯陆和平协议》，认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谈判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。

而愤怒的以色列则把伊朗看作是“最危险的敌人”。

以伊相互敌对又相互忌惮，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，一直都在为“击倒对方”做准备。

■综合央视新闻、新华社